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六

題跋 雜文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有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見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

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鮑靜傳

鮑靜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靜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爲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風飢

煑黃白石食之靜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

乃陰真君名長生予嘗遊忠州酆都觀則陰君與

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栢數千條皆十圍松脂流

酥乳不煩煑鍊正爾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

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也戊寅九

月十一日夜半書

書單道開傳後

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前至於此皆又皆遷

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

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

乞岣嶁令游南海遂入羅浮按李焦在咸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予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沖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書陶淡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十六便服食絶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

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諭也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録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而今晉書乃云漸近使

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

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水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道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録之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

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

將隱矣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

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

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爆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劉昌事 後事見杜牧宋州寧陵縣記

今日過寧陵聞縣令言前令晏墨立劉昌廟昌事

跡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李蘩記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皆以僞爲眞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李蘩作家傳記其父居鬼谷并與仙接于京亦曰蘩所記浮屠不可信姑應其實者如上崔胤記其父晚無子遇浮屠生胤乃名繼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鬭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

貴羅漢嘗蘇乃舉其户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甍其子諸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

眉山蘇軾記

書劉庭式事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

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

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將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絶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客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旣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

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　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書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

不悅師者塟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烏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記孫卿韻語

孫卿子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

相者蓋古謳謡之名乎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輔也亦恐由此得名當更細考之

記徐陵語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難記若曹劉沈謝輩闇中模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記歐陽公論文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

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記歐陽論退之文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與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葢戲云耳又不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近似甲名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眞者少

可歎亦可愍也

跋嵇叔夜養生論後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余病故手寫數本其一贈羅浮鄧道師

書淵明述史章後

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禄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効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

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戛釜竈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

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寞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凡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子由君子泉銘後（孟君名震鄆人及進士第爲承議郎）

子由既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

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産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證信和尚

跋赤溪山主頌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可云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舌人終身不曉爲其不可曉以爲達者語應皆如是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心疾如睡語聽者恥不知從而和之更相欺謾昔張魯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語不得云未差也若云爾者終身不差也故當時以張魯爲神其事類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眞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昶問其事

於樂全先生張安道知其爲達者無疑爲書其末

熙寧九年正月望日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

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即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

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

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

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

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跋荊溪外集

玄學義學一也世有達者義學皆玄如其不達玄學皆義近世學者以玄相高習其徑庭了其度數問荅紛然應諧無窮至於死生之際一大事因緣鮮有不敗績者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世無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荊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干篇扶獎義學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無常羊也顏淵死翁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惟曾子信

道篤學不仕從孔子最久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吾是以知孔子之妙傳於一唯納鑿相應間不容髮一唯之外口耳皆喪而門人區區方欲問其所謂此乃繫風捕影之流不足以實告者悲夫

書子由黃樓賦後

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塼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爲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

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爲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累矣乃刻諸石

書珠子法後

李公擇見傳如此云得之於一武官緣感恩而傳必不妄公擇與軾亦嘗試之

書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渴睡落床難以凌雲耳

書溫公誌文異擴之語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其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甕塞其通道旣死而葬則去之軾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爲壽室其後先君之葬歐陽公誌其墓而司馬君實追爲先夫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君實性謙以爲巳之文不敢與歐陽公之文同藏也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

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

跋張希甫墓誌後

余爲徐州始識張希甫父子元年之冬李夫人病沒徐人多言其賢至於死生之際無所留難而天驥出其手書數十紙記浮屠道家語筆迹雅健不類婦人而所書皆有條理是時希甫年七十辟穀道引飲水百餘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余知其無苦而不忍天驥之憂懼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願以時飲酒食粱肉慰子孫之

意希甫強爲予食然無復在世意後二年余謫居黃州聞希甫沒旣葬天驥以其墓銘示余余知其夫婦皆超然世外矣

書四戒

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淸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窻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書所獲鏡銘

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

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
白暘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其字如菽大
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黑
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舊聞古鏡皆
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跋司馬温公布衾銘後

士之得道者視死生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
而況膏粱脫粟文繡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
能使之壽夭人主不能使之貴賤不得道而能若
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簞瓢得之顔子

余於溫公亦云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題伯父謝啓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絶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

决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日君子成人之美乃
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則其親書啓事謝希魯
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卷希
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褾而歸公之第二
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元豐五年
七月十三日第六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跋梛闍楞嚴經後

衆生當以是時度佛菩薩則現是身身無實相然
必現是意其所入者易也楞嚴者房融筆受其文
雅麗於書生學佛者爲宜吾甥梛闍孝弟夙成自

童子能爲文不幸短命其兄閎爲手寫此經閎託
已識佛意則閎亦當冥冥受其賜矣

跋張益孺淸淨經後

佛言作止任滅是謂四病我言作止任滅是謂四
法門無盡居士若見法門應無是語

題僧語録後

佛法浸遠眞僞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
事觀其臨禍福死生之際不容僞矣而或者得戒
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眞僞之候見於言語
吾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知爲廣陵散子由欲吾書其

文爲題其末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懆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大醫集名方曰簡要濟

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録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爲誚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書黄道輔品茶要録後

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游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

得故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黄君道輔諱儒建安人博學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録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留烏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詳哉昔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卒爲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於茶爲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獨此書傳于世故發其篇末云

書呪語贈王君

上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書李志中文後

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見縣令李君志中同謁劉眞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夏至遊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眉山蘇軾書

跋鄧愼思石刻

軾在黃州見鄧愼思學士扶護先大夫人喪歸楚

長沙飲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軾書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彦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

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
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
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
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跋曾直李氏傳

李如貟之妹既笄發病見前世寃對日夜詈之遂
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遣寃者李因蔬食
不嫁黃魯直爲記僕題其後云

跋進士題目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

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欵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欵塞來享詩云翰林學士蘇軾記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跋邢敦夫南征賦

邢敦夫自爲童子所與游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蘄以文稱而已哉一日不見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無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書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

見亡者寳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記佛語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兩物即去道不遠矣心旣降伏日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物常相表裏故佛云爾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身非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懃修善果以昇輔神明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爲着身要事也

書夢祭句芒文

予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illegible]傍有[illegible]云此兩句會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illegible]乃復錄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illegible]

跋劉咸臨墓誌

曾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illegible]又道原尤甚道原之眞茶[illegible]

[illegible]學士一簡[illegible]戒[illegible]定[illegible]
陽文叔司馬君實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
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
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麪牲供宗廟得
爲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
者未易少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
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
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

陽愚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録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旣有得矣予亦竊聞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書六賦後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

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跋所書東皐子傳

紹聖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讀東皐子傳而惠州送酒者適至獨嘗一盃徑醉遂書此紙以寄譚使君

跋子由老子解後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

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

跋張廣州書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眞珠香藥極有
亦有閑錢但忝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汚爾有唐
三百年惟宋璟盧奐與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
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
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潔廉哲人之細事也而
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
豈細事哉讀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嶺嶠寧

四海財幾萬里今歲一來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鍾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書羅漢頌後

佛弟子蘇軾自海南還道過清遠峽寶林寺敬頌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跋石鐘山記後

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葢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題劉壯輿文編後

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輿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二日書

記黄州故吳國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記鐵墓厄臺

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傍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齧其趾見其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

書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閭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煎餅淤朝廷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

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書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諤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授君子于其知權不責其專也

記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書左傳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女子反之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

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故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者衆矣且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春秋書此

記王彭論曹劉之澤

王彭嘗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則嚬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

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詞字大年

記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

謂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一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偶書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又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

拳透掌

書郭文語

温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娱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又問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爲烏鳶所食柰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　呂監錢唐郡游餘

杭九鏁山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竅深不可測葢嘗有勑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録此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絶粒養性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楊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旣而喪至

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汚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眞人肯畀之齒牙哉

書四適贈張鶚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不知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嘗服之有効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飢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

惟恐其不特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晩食自美安以當車與肉爲哉車與肉猶存於胷中是以有此言也

記導引家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書夢中靴銘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忘之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旣畢

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睎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縰縰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跋李氏述先記

東坡居士曰賊以百倍之衆臨我我無甲兵城池雖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獨能鋤耰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違惡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嘗有絕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微倖以成功名者何可勝數而危亂之世豪傑之士湮沒而無傳者亦多矣悲

夫

記朱炎禪頌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荅曰四大不須無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黙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黙中師可之其後竟坐化眞蘋時人也

改觀音經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

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

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旣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法身此喻旣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記袁宏論佛

袁宏漢記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敎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

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煉精養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若淺近而大畧具是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爾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書贈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晩以静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

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獄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

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諡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

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

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是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氷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

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

虔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眞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

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寃親拒受內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亦已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濕生相一切勿變爲已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湼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

即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毋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人諸相取黃金屑書金

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剛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十日

金剛經跋尾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七

題跋 詩詞

書蘇李詩後

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

書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

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鷄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鯛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記陽關第四聲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

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語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新唱陽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疊則此句爲第五聲矣今爲第四聲則第一不疊審矣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

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孟郊詩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覺此詩之妙

書淵明飲酒詩後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

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詩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今書此詩因題其後

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輙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淵明詩

陶靖節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

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又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無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聊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趍林鳴嘯傲東窻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題淵明詠二踈詩

此淵明詠二踈也淵明未嘗出二踈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

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眞者多矣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

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題鮑明遠詩

舟中讀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宛然雙宿是三字一云頭如刀尾如鈎中間横廣四角六抽右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當是龜字也

書謝瞻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婦爲殤此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語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題蔡琰傳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葢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予因悟陵與武贈荅五言

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涵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文琰之流離必在父死之後董卓旣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眞也葢擬作者疏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書文選後

五臣注文選葢荒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閒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敨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敨故云閒遼則音庳徽

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畧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

題温庭筠湖陰曲後

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且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書李白十詠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

其人必恚已久非特厲鬼之罪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者耶

記太白詩二首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

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則顔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又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明霞縹緲上下村旣死明月魄無復玻璨魂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皇衣星斗俯可捫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

中有三元童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莫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襦璫揖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

余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常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此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李太白作也

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絶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

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准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黄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一場决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巳俊對坐貌彌精語旣凡惡而字法眞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

皆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怪知白樂天贈徐凝退之
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尤不足多怪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及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

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書退之詩

韓退之遊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甞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退之之詩乃寓此也

記退之抛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抛青春

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

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恭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數也嚴武在蜀雖横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

命貪固以自抗擅軍旅絶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眞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䓿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强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記子美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子美詩

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眞書生習氣也

書子美自平詩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

有取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笑也

書子美雲安詩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書子美驄馬行

余在岐下見秦州一馬騣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騣

書子美黃四娘詩

子美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子美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

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録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記子美陋句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帆忽遇眠飛檣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疑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

期勿替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眞村陋也此最其瑕璃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

記子美逸詩

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巖密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予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與叔云天與

人藉得此詩石刻與此少異巖客松花古村栽竹蔓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書子美憶昔詩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

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雜書子美詩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

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

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

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候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驅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

也

書柳公權聯句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檻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謟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卽席酬之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更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

者筆有品或以金銀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用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九江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協奇律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後問郁巏嵍山今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甾是爾創悅服結

交而去

書李主詩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離世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書柳子厚詩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劍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峯若劍鋩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

題柳子厚詩二首

柳子厚詩云鶴鳴楚山靜又云隱憂倦永夜東坡曰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

又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葧薌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

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採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書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竹為簟也梁簡文荅南王餉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歌

書樂天香山寺詩

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書常建詩

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公最愛重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入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耶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郲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郲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强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録陶淵明詩

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弼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録之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不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生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書淵明飲酒詩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　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書淵明詩二首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

書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温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異亦所羨爾

書薛能茶詩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

輙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書樂天詩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高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唐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眞蹟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忽慮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麁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特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日月蝕詩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也戰國策曰日月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亦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

為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裌衣顧念茲

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書柳子厚南澗詩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索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羇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遲回只自知誰歟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

紹聖二年三月六日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鋩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書李嶠詩

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黄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秖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李嶠詩也蓋當時未有太白子美故嶠輩得稱雄耳其遭離世故不得不爾甫中聞鈴且

猶渝下嶠詩可不如撼鈴耶以此論工拙殆未可也

書賀遂亮詩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淨霜景墜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撰頗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爲錄之

書董京詩

晋史董京字威輦作詩荅孫子荆其畧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决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顰蹙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所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爲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書杜子美詩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酒聞上急水早作耻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遺悶巳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

書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

初學記時時載之

書韋蘇州詩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景文死不知今在誰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杜子美詩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

戸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手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麄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

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書鄭谷詩

鄭谷詩云江上晩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梛子厚云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蹤滅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

書王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每人喫一箇莫嫌無滋味巳且爲餡草當使誰食之爲易其後兩句云預先著酒澆圖教有滋味

書郴子厚詩

郴郴州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離憂元符巳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書柳子厚詩後

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至庚辰三月乃與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遺惟一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記永叔詩孟郊詩

歐陽永叔嘗之孟東野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感之因題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塲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于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于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書退之詩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書黃魯直詩後二首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於世也

又

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書陸道士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梅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

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録見熈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予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絶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慁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illegible]

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李杜之後詩人斷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

遺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七

東坡全集卷六十七

而

東有異材見公集諸精英于天資簡閱精其詳而
讀其詩而思其人讀其集而思其義今古共慕